

典雅派古言代表人

万千风华

倾情巨献

她是女扮男装名动天下的少年左相
他是声名狼藉权倾朝野的奸佞右相

左相vs右相，激情演绎华丽对手戏

以天下为聘，五湖四海九州为礼，
铺设千里红妆，嫁否？

风华无双

上

她的出现，
便是传奇！

万千风华
WANQIANFENGHUA
WORKS

著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风华正茂

FENGHUA
WUSHUANG
WANGFENGHUA
WORKS
万千风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华无双 : 全2册 / 万千风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99-6730-1

I. ①风… II. ①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6772号

书 名 风华无双
作 者 万千风华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 编 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风染白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80千字
印 张 37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730-1
定 价 55.0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_上
CONTENTS

第一卷
倾世权相

第一章	浅止云止	3
第二章	宫相宸戈	28
第三章	宫杀封林	51
第四章	山上相处	75
第五章	故意落败	100
第六章	东清之途	122
第七章	心起涟漪	148
第八章	阴谋赐婚	171
第九章	云府遭难	195
第十章	入朝为官	218
第十一章	验明正身	241
第十二章	倾世权相	270



目录下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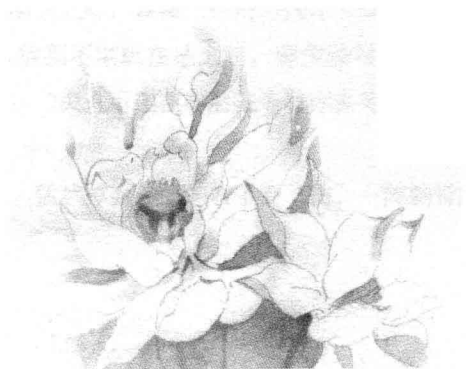
第二卷 千里红妆

第一章 滴血验亲	295
第二章 鸿门之宴	321
第三章 步步杀机	345
第四章 拜堂成亲	368
第五章 屈膝一跪	392
第六章 千里追杀	414
第七章 奇货可居	438
第八章 步步算计	461
第九章 金蝉脱壳	484
第十章 亦修动心	504
第十一章 书房用强	526
第十二章 千里红妆	549
番外一 我才一岁嘛	581
番外二 我要变成小妹妹了	583

倾世权相

第一卷
FENG HUA
WU SHUANG

她左手执笔，在数万双瞪大的眼睛下，从容不迫地款款落笔。隽秀字迹却蕴着一股苍劲之力，素手柔腕却不失沉稳大气。那『休书』二字，更是一笔一画镌刻了一个女子的果决潇洒。





FENG HUA WU SHUANG

第一章

浅止云止

“女子云浅止，今日在佛前许愿：一愿天下太平，黎民百姓免受生灵涂炭之苦。二愿远在东清国的父亲身体安康。三愿……三愿出征在外的夫君封亦修能够平安！”

大雪纷飞、银装素裹的严寒冬日，南灵国都城城外的大佛寺内，香客罕至。庄严的寺殿，空荡荡一片。

一袭灰黑色粗布麻衣、面色憔悴、丫鬟装束的云浅止，独自一个人屈膝跪在冷冷清清的佛像前，粗糙的双手紧紧合十，轻闭上眼睛诚心祈祷。虽然和亲来南灵国整整五年的时间，那个名叫“封亦修”的男人都未曾好好对她，可他毕竟是她夫君。三从四德，女子以夫为天，以夫为纲，她自然是真心希望他能够在刀剑无眼的战场上平安无恙。只是，她真的好想回东清国呀，真的好想回家，好想再见一见她的父亲……思及此，抑制不住的酸涩与苦楚便如潮水蔓延上眼眸。

“死丫头，我说就这一转眼的时间你都跑哪里偷懒去了，原来，竟是跑这里装可怜来了。”安静中，一名同样丫鬟打扮，但却是裹着厚厚粉色棉袄的婢女忽然快步走了进来。她在云浅止回头之际，直接一把用力拽住云浅止的衣领狠狠往前一推，然后，在云浅止整个人狼狈不堪趴在地上时，嘴角轻勾起一丝幸灾乐祸的冷笑。她居高临下颐指气使道：“夫人可还在寺后院等着你去为她采梅呢，你给我快点起来。”

云浅止这一下摔得不轻，猛然撑到地面的右手受了伤，一阵刺骨的疼痛倏然席

卷全身。如今，她早已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而只是一个伺候人的粗使丫鬟罢了。所以，她没有喊疼的权利，什么权利也没有。

犹记得那一年风光明媚的春日，她十五岁刚刚及笄，待嫁闺中。可是，东清国皇帝却突然下了一道圣旨，将她封为了“倾城公主”，命她千里迢迢前来南灵国和亲。然而谁又能想到，这里是一座彻头彻尾的冷宫。不，它甚至远不如冷宫。

大将军封亦修厌恶她，因为她的到来硬生生破坏了他与他心爱之人的关系，让他的心爱之人只能屈身为妾。他的心爱之人林思画，更是怨她恨她，因为她夺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名分与地位。

刚开始，南灵国皇帝与太后还会偶尔关心关心她，时不时命人送些东西给她，但时间久了也就渐渐淡忘了。

于是，严严实实关起了门，再无法踏出将军府大门一步的她，俨然就像是身处在一座永不见天日的牢笼之中。外面的人只知她常年卧病在床不宜见客，可谁又知里面发生的一切？

夹杂着白雪的寒风，通过敞开的殿门肆意呼啸进殿内，单薄的衣袍被吹得飘起。寒意，从脚心一路蔓延至心口，此生，她可还有机会回家？

“磨磨蹭蹭的，又想挨打了是不是？”粉衣婢女小菊，见地上之人半天没反应，于是，一边开口一边狠狠一脚踢了过去。什么天下第一美人、倾城公主，什么大将军之妻，在她眼中还不是连丫鬟都不如的低贱奴隶一个？别说是她，就算是将军府内任何一个下人，都可以随意地打她、骂她、奴役她。东清国远在千里之外，东清国送亲的队伍与使臣在五年前观完大婚之礼后便已离开。试问，在南灵国的都城，谁又会关心她的死活？

云浅止一时无端出神，猝不及防，在那毫不留情的一脚之下头重重撞向了结实冷硬的地面。霎时，一丝水汽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可最后却又被暗自强锁在了眼眶之中，徒惹眼眸酸涩。无声自嘲，她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些不都已经习惯了吗？怎么还会想哭？是不是前方那尊大佛太过慈悲了，高高在上似能拯救天下黎民苍生，于是，让她也忍不住心生了一丝希冀，希冀被拯救吗？

可若不是，那她刚才的许愿又算什么？祈祷又算什么？

“看来，你今天真是皮痒想挨打了……不过，没事，我们这一趟出来，夫人可带着好几条鞭子呢。”

小菊见地上的云浅止依然不动，面色突然一怒，但语出一半却又忽然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而后，她弯低了腰，语音轻柔地在云浅止的头顶慢慢诉出后半句话，

再一把牢牢扣住云浅止骨瘦如柴的手腕，连拖带拽地将云浅止给拉了起来，就像是在拉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

云浅止踉踉跄跄站起身，微一喘息，另一只手覆上小菊拽着自己的手，将小菊的手缓慢掰开，“我自己会走。”

平平淡淡的语气，淡然无波的神色，即便是再不堪的打扮，也掩不住她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那一股清华贵气。而这些，是那个名叫“林思画”的女人再怎么装怎么学，都永远及不上、比不了的。话落，她挺直腰，便向着萧萧寒风飞雪、冰寒入骨的殿外走去。那过分消瘦的身形让人毫不怀疑一阵风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她席卷走。

刹那间，小菊望着那一抹柔弱却异常笔挺的背影，竟半天无法反应。

寺庙后院，乃是一大片盛开正艳的火红色腊梅。点点晶莹的白雪点缀其中，显得分外妖娆。

林思画一袭华丽的大红色锦衣，悠然躺在屋檐下舒适的躺椅之上，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前方那美丽无边的风景，脚边还有两名粉衣丫鬟轻轻按摩着她的小腿。尽管是小妾的身份，她却早已“将军夫人”自居。俏丽多姿的眉宇眼梢，粉黛略施。绾成华髻的发间，精致漂亮的金饰与珠花相得益彰。不可否认，她也是绝色大美人一个。

在偌大的将军府，除了大将军封亦修，便是她最大，将军府的一切事务都由她说了算。

“今天，我突然不想采梅了。小兰，你带她一起下山，给我去买些厚实的棉被上来，我要在寺庙中留宿一夜。”望着院子拱门处一身薄薄积雪，正步履艰辛走近的云浅止，林思画慢条斯理地开口吩咐着。那嘴角，闪过一抹不易让人察觉的弧线。

林思画的话音刚落，脚边为她按摩着小腿的其中一名婢女立即笑着站了起来，躬身对着林思画行了一礼，在无人看到的角落与林思画暗暗交汇了一个眼神后，便呵斥云浅止跟她走。

剩下还在按摩林思画小腿的另一名婢女，望着前方渐行渐远的瘦弱身影，有些担忧地道：“夫人，这样做真的好吗？”

“怎么，你觉得不好？”林思画顿时眯了眼望向脚边开口的婢女，似笑非笑缓慢反问。

婢女刹那间心下一凛，连忙战战兢兢低垂下头，再不敢多言。

早上的时候，林思画突然说要到大佛寺给出征在外的夫君封亦修上香祈福，于是，便带着一行人出来了。

一路下山，撑着伞，裹了厚厚几层棉衣的小兰浑身颤抖个不停，牙齿止不住上下打战。但反观身形单薄，未撑伞的云浅止，却似乎一点也感觉不到寒冷。其实，她曾想过逃的。只是，她是和亲来此，若真逃了，万一给南灵国什么借口，故意挑起两国战争……

小兰并未带云浅止回最近的都城买锦被，而是带着云浅止沿着冰雪泥泞的官道前往了下一个小镇。

云浅止心中疑惑，若真要棉被，要在寺庙内留宿，回将军府取不是更好吗？

只是，所有的疑问，都不是云浅止能够问的。

安静的小镇内，云浅止孤零零地站在行人寥寥无几的街道上，看着小兰与一个中年女人在不远处的大树下交谈。然后，看到那个女人给了小兰几张银票。

“你给我过来。”收了银票后的小兰，大声唤云浅止过去。

云浅止的心底，不知怎么的，忽起有一丝难以言喻的不安，走过去脚步不知不觉一点点放慢起来。

中年女人看云浅止的眼神，充满了欣喜、满意和热切。尽管云浅止此刻的脸不知是因为做粗活还是怎么的染了一些污秽，可依她当老鸨十多年的经验知道，那些污秽之下绝对是一张绝代倾城的脸，即便有些面黄肌瘦，但只要好好补补，假以时日一定能补回来。

“那便这样吧，人交给你，我还要马上回去向我们夫人回禀呢，先走了。”

“好好好，兰姑娘慢走，代我向夫人问安。”

小兰敷衍性地点了点头，随后，勾唇冷笑瞥了一眼几步之遥的云浅止，抬步就走。

在走出两三步时，她不放心地又回头嘱咐道：“记住，一定要看牢她，不许她跑出去。另外，尽快毒哑了她，废了她的双手，这可是大户人家的小妾，若是万一出了什么事……”

“兰姑娘放心，我一定会做得妥妥当当，断不会出事的。”中年女人连忙点头哈腰。这年头，大户人家的夫人趁着夫君出门在外，低价贱卖小妾或府里看不顺眼的狐狸媚子、丫鬟等也是常有之事。她有经验，绝对会处理得很好的。

云浅止终于慢慢明白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面色一变，急忙上前一把拽住

小兰的手臂，“你……”

“你也别怪我，这全都是夫人的意思，我只是按照夫人的吩咐办事而已。”小兰用力掰开云浅止的手。触手处，云浅止的手恍若冰块一般冻得她一阵发寒。

“可是别忘了，我再怎么说也是东清国的公主……”

“你觉得你还是吗？又或者你觉得这里是东清国？”鼻子发出一声嗤笑，小兰的目光很是不屑。

云浅止闻言，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她怎么就忘了，这里是南灵国，是人生地不熟的南灵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南灵国……可是……“不，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或许南灵帝与太后会突然记起我来……”直到这一刻，她也还是冷静的，冷静地分析局面。

然而无人知道，她的心早已经害怕到不行。

“夫人敢这么做，自然是有万全准备的。你放心，过两天便会有一个名叫‘云浅止’的女人病逝在将军府中，我们夫人一定会好好安葬她的。”小兰有恃无恐。她说起话做起事来，最得林思画真传，也难怪几个丫鬟中林思画最宠她。

云浅止闻言，一时间不受控制地再后退一步，面如死灰。目光环视，入眼的是白雪覆盖的空荡荡街道，还有笑容满面等候在一旁的老鸨。天大地大，却不给她留一丝生机。卖入妓院，那个人竟将她卖入了妓院……这、这不是逼着她去死吗？

这时，小兰似突然想起什么，命老鸨走远些，语带着残忍地道：“你可还记得你的那个丫鬟‘景夕’？”

云浅止不知小兰为何会忽然提起景夕。景夕，乃是从小伺候她的丫鬟。她们两个人虽名为主仆，却情同姐妹。五年前她前来南灵国和亲，景夕也跟着。可是后来，景夕渐渐变了。她竟跟着府内的那些下人一道羞辱她，还说一直恨着她。最后，更是拿着林思画给的银子离开了将军府，弃她而去。

“其实，你一直误会她了，那些全是夫人逼她做的。夫人告诉她，若是她不肯侮辱你，你便要挨一顿毒鞭子。你都不知道，她每次侮辱完你后，一个人躲在房间内哭得有多伤心自责。”小兰微微一顿，似乎在好心情地欣赏着云浅止的神色变化，紧接着越发残忍道：“你以为，她当日真是拿夫人的银子离开了吗？不，你错了，那些都只是做给你看的而已。事实上，在她踏出将军府大门那一刻起，便被夫人卖入了妓院。”

“你、你们……”云浅止完全震惊了，双眼猛地睁大，浑身难以抑制地轻颤。

“那个景夕，没想到还挺忠心的。即便在妓院也不安分，竟偷偷逃出去异想天

开想见皇上、太后。”再次微微一顿，小兰望着云浅止勾了勾唇，容颜上的那一抹娇丽被眉宇间的那一丝阴毒彻底破坏，“你知道她第一次逃被抓回来后，夫人是怎么‘处罚’她的吗？”

云浅止后退，竟害怕知道。

可是，小兰并不放过云浅止，步步逼近，“夫人命人砍了她的一双腿。”

霎时间，云浅止的双足硬生生定在了原地，眼前似能看到当时的情形。然而，残忍的一切，还远未结束。

“景夕也算有几分聪明与姿色，知道在南灵国已经求救无门后，便想要回东清国去搬救兵。于是，就想方设法地勾搭上了柴房的伙计，暗中谋划着离开。但你知道这一次被抓回来后，夫人又是怎么惩罚她的吗？”

“不……你别说了……”

“夫人命人挖了她的双眼，毁了她的脸，你说，她还回得去吗？”

“不……”云浅止瞬间双手一把捂住了自己的耳朵，闭上眼发出一声声嘶力竭的凄厉痛喊。她的景夕，她如同妹妹一般的景夕，她当初竟那样误会她，这些人、这些人怎么能……

“所以，云浅止，你可千万别妄图逃跑，别做出像景夕那样愚蠢可笑的事来。”

最后一句话，似乎还成了好心提醒。小兰说完，不紧不慢地拂了拂衣袖上自头顶大树树枝掉落下来的点点白雪，再嗤笑着从已然陷入了无尽痛苦的云浅止身侧擦身而过，走向远处的老鸨，厉声警告道：“别打听太多，做好你自己的事，我过些天会回来看的。”

老鸨脑海中还清晰盘旋着刚才听到的“东清国公主”几个字，连忙赔笑着点了点头。

云浅止呆呆地站在原地，任头顶的白雪砸落脑门亦毫无所觉。整个人，恍若坠入了无边无际的冰窖，遍体寒彻。脑海中全都是景夕的样子。被卖入妓院的景夕，没有了一双腿与眼睛的景夕，被毁了容面目全非的景夕……忽然，云浅止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发疯一样地拔腿追上远去的小兰，双手死死扣住小兰的肩膀疯狂追问道：“景夕、景夕她现在在哪儿？把我的景夕还给我、还给我……”她的声音逐渐加重，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喊出来的。

“死了。”

近在咫尺的两张脸，一急一静的神色形成鲜明对比。小兰勾唇，冷冰冰轻吐出

两个世间最无情的字。

霎时，云浅止的双眼再度睁大，呼吸猛地一窒，面前一片漆黑，扣着小兰肩膀的手无力地垂落下去，脚步踉跄又绝望地一步步连续后退。而小兰，竟很满意这样的结果。这些，全都是林思画一早吩咐她的。林思画就是想要让云浅止痛不欲生。随即，小兰冷笑着再重重补上一脚，将云浅止狠狠踹倒在冰雪覆盖的地上后，转身就走。一袭粉红色的棉衣，转眼间消失在空荡荡、冷清清的街道尽头。

老鸨看着小兰离去后，快步走上前，弯腰想扶起地上狼狈不堪的云浅止，“姑娘，你没事吧？”

云浅止趴倒在地，满脸都是白雪，半天也起不了身。划破的双手手掌心，丝丝缕缕的鲜血争先恐后地溢出来。消瘦的身躯，整个儿都在不受控制地大幅度颤抖。在老鸨伸过来的手触到她手腕的那一刻，战栗、害怕、恐惧……齐齐袭上心头，她忙避如蛇蝎般躲开，再双手撑着冰雪交融的地面，万分戒备地一点点往后爬着退去。地面上留下一道染血的弯弯曲曲的痕迹。一身的灰黑色粗布麻衣与一头散乱开来的黑色长发，使她整个人看起来更像是从雪堆中捞出来的。

“别怕，我不抓你进妓院了。”

老鸨将云浅止的恐惧看在眼里，竟对云浅止安慰了一句。之后，她小声问道：“你真是东清国公主？”

云浅止在艰难地往后爬出一段距离后，冰冷无知觉的双臂紧紧环抱住了自己的双膝，整个人如初生的婴儿般蜷缩成一团，没有说话，似乎未听到老鸨的问话。

脑海中，盘旋的“死”字，如利刀般将景夕的样子残忍地划破。

她的景夕死了，她的景夕是因她而死的，可她当初却没有相信她。她怎么可以如此？她怎么可以不相信她的景夕？她该死，真的该死。

自责，如一张漫天撒下的网，将云浅止整个包围。

最后，所有的光芒，从云浅止的眼眸中以肉眼看不到的速度渐渐散去。同时，心底深处一直以来的那一股坚强也随之被抽空。

眨眼间，云浅止整个人如死水般沉寂，毫无生气，眸底还透着丝丝呆滞。

老鸨此生也算是做尽了坏事，自认从不是什么好人。以往，这些买卖女子的事也没少做，那些女子哪个不是哭天喊地寻死觅活的？但她也从不曾有一丝心软过。可这一刻，不知怎么的，竟忍不住对面前之人心生了一丝怜惜与心疼。这个孩子，她都经历了些什么呀？

“姑娘别怕，其实我也是东清国的人。既然他们可以随便找一具尸体来冒充你

下葬，那么，我也可以依样画葫芦地瞒过她们。只是，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回家。”呆愣愣地望着冰雪地面，望着自己的双足，她喃喃自语道。

老鸨闻言，沉默地想了想。许久，她忽地爽朗一笑，“好吧，我也做一回好事，我让人送你回东清国去。”

最后，老鸨不但送了一点钱给云浅止，还给云浅止雇了一辆马车。车夫是小镇内一个她熟悉的年轻小伙子，绝对信得过。打理妥当后，老鸨再三嘱咐他一定要把人安全送到东清国去。只是，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云浅止始终没有开口说哪怕一句话。一眼望去，她似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可自拔，毫无生气，恍若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老鸨黯然叹息了一声，看着马车一路驶出小镇。

这日午后，云浅止一行路过城内。

“姑娘，我们已经赶了半天路，先吃个中饭休息一下吧。”

憨厚年轻的车夫在街道边上停下马车，回头掀开车帘对着车内蜷缩成一团的云浅止开口。

片刻后，路边一间小摊前，车夫与哑巴一般的云浅止面对面而坐，一边飞快扒饭沾得满嘴都是，一边让云浅止也吃。

这时，一辆马车在两个人身前的街道上箭一般飞速驶过，谁也没有留意。可不多时，那辆马车竟又原路返了回来，停在了云浅止与车夫面前。紧接着，两名黑衣人下来，直接抓住云浅止就迅疾如风地离去。

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谁也没有料到。

当车夫蓦然反应过来的时候，那辆马车早已经绝尘而去，消失在了白茫茫的街道尽头。

马车内，林思画被紧紧地反捆着双手。刚才车帘恰好扬起，电光石火间的那一刹那，黑衣人并未认出云浅止来，但她怎么可能会不认识？于是，她立即告密。自己被抓，怎能让她这么好过？

那日，在命小兰将她卖入妓院后，她便在大佛寺内留宿了一天，心情甚好。

不承想，第二天中午刚一下山，她便被西楚国派来的人给抓了起来。而那些个丫鬟，竟跑得比谁都快。

“倾城公主，委屈你了。”黑衣人对云浅止的态度较为恭敬，反绑住云浅止双手的时候还轻说了句“抱歉”。他们受军师齐先生之命前来南灵国掳劫倾城公主云

浅止，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竟被人卖入了妓院。于是，他们立即寻去，可却只看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冰冷尸体。为了交差，他们便准备将自称大将军夫人的林思画给带回去。不过，竟在路上碰上了真的云浅止。

西楚国与南灵国交战，已达数月之久。由最开始的不分胜负到如今的南灵国占据上风，战况不可谓不惨烈。

三日后，阳光明媚的正午，冰雪初融。西楚国的西决城城楼上，两名士兵将沐浴更衣后清洗干净、面貌焕然一新的云浅止押了上来。从始至终，云浅止依然没有开口说一个字。

“没想到，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称的倾城公主，这些年竟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

“刚才未将见到她时，也险些吓了一跳。齐先生，你之前说抓了云浅止来威胁封亦修，封亦修会退兵，如今这……”

“不管封亦修以前怎么对她，她东清国公主的身份还摆在这里。若封亦修真敢公然无视她的生死，东清国那边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够得到消息了。”

“可是，若是让东清国知道我们拿云浅止来做威胁……”

“放心，我还是那句话，云浅止虽贵为东清国公主，可五年前便已嫁入了南灵国。东清国若知道我们拿她来做要挟，只会认为南灵国保护她是应该的，并不会因为她而劳师动众地出兵，放过眼下坐山观虎斗的大好时机。可若是南灵国根本无视她的生死，那又不同了，那便是南灵国公然无视东清国，不将东清国放在眼里。如此，李将军觉得东清国会忍得下这口气吗？会忍气吞声地让全天下人看不起吗？届时，或许还能与东清国联手对付南灵国也说不定。即便不能，也算是断了东清国与南灵国合作的可能性。”

“齐先生此言有理，如今我们有倾城公主在手，等一下不管封亦修做什么决定，对我们都没有坏处。”

并肩站在城楼上的两个男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话。高挺笔直的背影轮廓，让人看不清他们的样子。

半晌后，身穿铠甲自称“末将”的中年男子转过身来，示意士兵将云浅止带到他的身边。随即，他俯身向着城下喊道：“封亦修，这可是东清国的倾城公主，相信夫妻五载，你不会认不出来吧？”他的声音浑厚有力，字字句句清晰传入城楼下每一个人的耳中，但却并未传入近在咫尺被士兵押着的云浅止耳中。只见她还是没

有什么反应，双眼无神，漠然望着遥远的前方。一袭华丽名贵的白衣，飘逸的衣袖随风飞舞，恍若随时有可能凌风归去。

“封亦修，现在我要你立即退兵。”微微停了停，等着城楼下的人看清云浅止后，中年男人再喊。

城楼下，千军万马的最前方，同样一身铠甲，威风凛凛的封亦修慢慢眯起了墨色的双眸。云浅止他当然认识，虽然五年的时间他从未正眼看过她。只是，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如今这样的大好局面，一旦撤兵，南灵国将会错失一个一举攻下西决城的绝佳机会。可若是不撤……真是个搅局的女人……封亦修握着缰绳的左手，微微收紧，眼底闪过一丝不加掩饰的厌恶之色。

“封亦修，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考虑。”

片刻后，李余刚俯身第三次大喊，随后，吩咐士兵在城楼上点香。

明媚的阳光，直直照射下来。时间便在这过分紧张的气氛下无声无息地流逝。

一炷香时间后，李余刚再度将云浅止带到城楼边，“封亦修，你决定好了吗？这可是东清国的倾城公主，若她有个什么闪失，想必你无法向东清国交代吧？”

“封亦修，只要你答应撤兵，那么，我定将她安然无恙地还给你。”

“封亦修，难道你真要置她的生死于不顾？封亦修，这些年你一直把她当奴隶使唤着吧，若传出去……”

李余刚因着城楼下人的无动于衷而不断开口，余光瞥了一眼不远处的齐先生，只见他此刻负手而立，一袭素色蓝衫衣袂飘飘，并不看向自己。就在这时，城楼下的人竟面无表情地搭弓上弦。凌厉狠绝、带着雷霆之势的一箭便对准了云浅止的心脏，毫不犹豫地直射而出。

霎时，天地静止了，空气中只听得那一道破空的呼啸之声。

李余刚惊骇，在那电光石火的瞬间，自己飞快往右一侧，同时将手中的云浅止一把向左推开，欲避开那致命一箭。

然而那利箭实在是太快太快了，快得简直让人匪夷所思。云浅止在李余刚那一推之下，已第一时间往左倒去。最后，虽险险避开了心脏，可那利箭却也硬生生穿透了她的右肩膀。利箭劲道太猛，云浅止弱不禁风的身体就如断了线的风筝急速往后飞去。最后，铿锵一声，将云浅止整个人生生钉在了后方经岁月腐蚀的城墙柱上。

霎时，鲜血狂涌而出。白色的衣袍，眨眼间鲜红一片。

而这样刺骨的疼痛，终于拉回了云浅止的神志。